

【苏联】尤·米哈伊利克著
陈怀义 姚应芳 译

神秘的 来客



黄河文艺出版社

神秘的来客

〔苏〕尤·米哈伊利克 著

陈怀义 姚应芳 译

神秘的来客

〔苏〕尤·米哈伊利克 著

陈怀义 姚应芳 译

责任编辑 李云阁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16.625印张 384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统一书号：10385·94 定价3.00元

目 录

第 一 部

第一章	不速之客.....	(3)
第二章	最初的烦恼, 最初的使命.....	(21)
第三章	波德戈尔内事件.....	(38)
第四章	库比斯的圈套.....	(45)
第五章	舒利茨的影集.....	(51)
第六章	车窗前的沉思.....	(67)
第七章	莫尼卡的微笑.....	(74)
第八章	盖世太保的兴趣.....	(92)
第九章	米列尔要与亨里希交朋友.....	(112)
第十章	渔夫和金鱼.....	(140)
第十一章	生死关头.....	(158)
第十二章	莫尼卡的博纳维尔之行.....	(184)

第 二 部

第一章	“万恶山谷”的秘密.....	(197)
第二章	埃维尔斯将军的烦恼.....	(206)
第三章	敌我同行追逃犯.....	(218)

第四章	山中湖畔喜相会·····	(232)
第五章	米列尔受奖·····	(244)
第六章	亨里希执行“判决”·····	(254)
第七章	葬礼般的订婚仪式·····	(269)
第八章	战友重逢·····	(287)
第九章	走访“大西洋铁壁”·····	(319)
第十章	远方传来的回声·····	(338)

第 三 部

第一章	来龙去脉·····	(357)
第二章	面临新的任务·····	(374)
第三章	推心置腹的交谈·····	(392)
第四章	新的朋友，新的敌人·····	(401)
第五章	外交官亨里希·····	(411)
第六章	讨还血债·····	(427)
第七章	库比斯的如意算盘·····	(442)
第八章	婚礼上的枪声·····	(470)
第九章	列姆克的怀疑·····	(481)
第十章	惊心动魄的一天·····	(500)
尾声	·····	(525)

第一部

第一章 不速之客

电话铃一直响了很久。

要是在通常情况下，“直属一处”处长别尔特戈利德上校也许会立即从沙发上跳起来向电话机冲去。可这次他却纹丝不动，闭着眼睛躺着，也许别人会以为他正在睡觉呢。

上校的副官科肯缪列尔大尉已经几次敲了办公室的门，但一直没有听到回答，他急不可待地将门稍稍推开，但当他看见上校闭目躺在沙发上时，便又轻轻将门掩上，以免打扰长官的休息。

大尉知道，长官昨晚一夜没有睡觉，只是在凌晨，当吉姆列尔亲自打来电话之后，他才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别尔特戈利德接电话时副官没有在场。因为大尉看到上校在接电话时身体挺得笔直，语调特别恭敬，他便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走出了办公室。但他没有将门关严，从传入隔壁房间的片言只语里，大尉已明白，这次同吉姆列尔的谈话对上校来说是意想不到的令人高兴的事。

是的，在这样的谈话之后，别尔特戈利德可以独个儿躺上半个钟头来仔细回味和思索了。在俄罗斯这个遍布森林的危险地带，他的活动得到最高统帅部的高度重视，吉姆列尔毫不含糊地告诉他，总部准备给他开辟新的更加广阔的活动天地。

威廉·别尔特戈利德确实不是什么幻想家。对于他——一个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事业的德国谍报机关的高级军官来

说，唯一的愿望就是：在职务上步步高升和小家庭更加富有。今天的谈话或多或少使他的想象活跃起来。不错！离开这个阴森森的异国土地的可能性对他来说是存在的。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别尔特戈利德都不敢提出调往别处去的申请。那样就会断送他的前途，败坏军官的声誉。身为一名军官，只能一心一意执行上级命令，丝毫不能考虑个人安危。但是现在，当吉姆列尔亲自来电话……

又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惬意思索。

“谁会这么早就打来电话？”就在这一念头从脑海掠过的瞬间，他又听到有人轻轻地，但却固执地敲着办公室的门。

“进来！”别尔特戈利德说道，他连眼睛也没有睁开。

“第十二师师部已经来过两次电话。”科肯缪列尔轻声地说。

“出了什么事？”别尔特戈利德微微抬起眼朝着笔直站立的副官瞟了一眼。他那稀疏的头发象往日一样梳得油光晶亮，双颊刮得干干净净，一双浅色的大眼睛没有一点疲劳的表情。

“昨晚在第十二师的阵地上，有一名俄国军官投奔我方。在师部里他拒绝供出任何情况，坚持要求把他直接带到您这儿来。”

“带到我这里来？”

“是的！他不仅能够说出您的职务和尊姓，而且还知道您的大名。”

“什么，什么？”别尔特戈利德耸了耸肩膀站起身来。

“真奇怪！”科肯缪列尔附和着说。

“请原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请您保持警惕。上校先生，眼下还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这个军官是被派来谋害您

的。”

“您未免过分夸大了我的身份的重要性，大尉。谋害我，一个普通军官……”

“但是，上校先生……”副官企图反驳。

“如果我是军长或者集团军司令，这样说还有道理。”别尔特戈利德不听副官说话，自己继续说。

科肯缪列尔又谄媚地说道：“上校先生，您不是一名普通军官，而是尊贵的吉姆列尔的私人好友。而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这就足够了。”

“您是这样想吗？”

“是的！”

“您给师部作了哪些指示？”

“我以您的名义命令他们将投诚者的全部证件送来，而对投诚者本人则继续扣留，直至接到特别命令。”

“完全正确！证件已经送到？”

“是的。”

科肯缪列尔疾步走出办公室，片刻工夫就带着送证件的曹长返了回来。

“师部命令，面呈本人，上校先生！”曹长一面呈上一个大公文袋，一面清晰地报告道。

别尔特戈利德在公文袋上的一个长形纸条上签了字，曹长转身退出办公室。

别尔特戈利德细心地将封皮割开，小心翼翼地将全部证件抽了出来，一大张铅印的证件卡片和一份军官证书。

上校朝着卡片膘了一眼，默默地将它递给了副官。副官用图钉将卡片固定在一张小桌子上，然后从抽屉里取出放大镜，俯身观

察刚收到的证件上方，显然是在寻找什么暗号。科肯缪列尔竟然如此聚精会神地研究着这张证件，以致当他听到别尔特戈利德的叫声时，竟身不由己地打了个寒颤。

“您是否觉得这个投诚者的相貌不象典型的俄国人？”

科肯缪列尔凑到近处，从长官背后瞥了一眼照片。

“科——马——罗夫”他按着音节读着投诚者的名字，又将目光移到了照片上。“是的，上校先生，这是一副欧洲人的相貌，我甚至可以说，他是阿利安人。请您仔细看看这高大的前额，端正的鹰勾鼻。”

“立即同第十二师师部联系，让他们马上把投诚的俄国人送来。”

别尔特戈利德靠着椅背，重新眯缝着眼睛竭力追忆着早晨吉姆列尔同他谈过的每一句话，但是那令人愉快的、想入非非的情绪却烟消云散了。这也许是由于从邻室传来的科肯缪列尔的尖细的嗓音使他难以聚精会神。再者，还有这个投诚者！真奇怪，他为什么偏要同我见面？不管怎样，这一切很快都会弄清楚的。

上校又重新把证件展开，久久地仔细端详着上面的照片，这人立刻就会被送到他这里来。此人的相貌很有趣，仿佛在谁那儿他曾看到过这样一个双唇紧闭的小嘴。

“上校先生，命令已经执行！”科肯缪列尔刚一跨进门坎就报告道。

副官搬过一把椅子放在办公室的中间。

“您让他来这儿坐，我坐到桌旁的沙发上。”副官眯缝着眼睛将目光多次由椅子上移到沙发上，又由沙发上移到椅子上，来回转动着。“这样，我坐在您和投诚军官之间就随时可以保卫您的安全。”

师部党卫队队长将一个中等身材、年龄约有二十多岁、身着苏军中尉军服的年轻人押送进办公室来。

别尔特戈利德匆匆将目光从年轻人的面部移到放在桌上的证件上。是的，毫无疑问，在他面前站着的正是此人。只是头发不象照片上那样梳往后面，而是从中间匀称地分向两边。这么一来，那消瘦的，被阳光晒黑的面部的线条就显得更加清晰，尤其是鼻子和布满纤细皱纹的双唇。

“早上好，上校先生！”年轻人操着一口地道的德语向上校问好，鞋跟清脆地“咔嚓”一响。

别尔特戈利德眯缝起眼睛机警地，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年轻人的相貌，仿佛在用他那敏锐的目光触摸着年轻人面部的每一个特征。年轻人镇定自若地经受住了这可怕的目光，别尔特戈利德甚至觉得在年轻人浅褐色的大眼睛里还掠过了一丝微笑。

“早上好，科马罗夫！”上校终于开口回答了一声。“您是夜里从俄国人那里跑过来的吗？”

“是的！今天黎明之前我偷越战线，才有幸见到别尔特戈利德上校。”

“您认识他本人吗？”上校问道，将戒备的目光投向副官身上。

“是的，我认识您。”

“您怎么会认识我？”别尔特戈利德甚至不打算掩饰自己的惊讶，“您为什么偏要同我谈话？”

年轻人朝前迈出一小步。科肯缪列尔浑身立刻紧张起来，他的手紧握着手枪的枪柄。

“我请求让我坐下。大尉先生，您完全不必紧张，上校很清楚我身上没有携带武器。”投诚者微笑着说。

别尔特戈利德指着屋子中间的椅子说：“坐下吧！”

年轻人坐下后，从容地将一只皮鞋的鞋跟拧了下来。为了防备万一，科肯缪列尔将手枪从枪套抽出来放到了膝盖上。天知道，在投诚者从鞋跟里面取出的金属小盒里会藏着什么东西！可是，年轻人这时已经把盒子打开，当副官看见他把一些证件送到自己面前时，才松了口气。

“请递给上校先生。”年轻人对科肯缪列尔请求道。

副官接过这些材料，放到长官的桌上。可是，他那提防的目光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这个神秘莫测的俄国军官。而年轻人却若无其事地环顾着办公室，只是此刻科肯缪列尔才完全平静下来，然而长官面部表情的奇特变化却又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是怎么回事？”别尔特戈利德惊叫起来。

“是这样的！”微微可以觉察的微笑在投诚军官的双唇掠过。小伙子站起身来立正说：“请允许我荣幸地向您自我介绍，我叫亨里希·冯·戈利德林格！”

“您从哪里来？”上校突然推开椅子站起身问。

“我马上就可以回答您的问题，可是我想单独同您谈谈……”

“科肯缪列尔是我的副官，可以当着他的面谈谈您打算对我说的一切……顺便问一句，您吸烟吗？请！”

上校将烟盒推到桌边。年轻人默默地鞠了个躬，将烟头咬掉一点后，就用科肯缪列尔毕恭毕敬递给他的打火机将烟点着，深深地吸了几口。

“请原谅，好久没有吸烟了！”

“噢，不必着急！”别尔特戈利德客气地说。

“我早就盼望着同您的会见，上校先生。我想，这些证件您

已经审查过了。按证件所说，我是苏军中尉科马罗夫·安东·斯捷潘诺维奇……。这不是伪造的。这是司令部发给我的，虽然事实上我是亨里希·冯·戈利德林格，也就是同您熟识的男爵济格福里特·冯·戈利德林格的儿子，他荣幸地曾与您有着非常要好的朋友关系。”

年轻人的双眼紧盯着上校的宽阔的脸庞。

别尔特戈利德已经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甚至连他的副官也忘掉了必要的警觉，手也不知不觉地离开了手枪的皮套，整个身子凑向前去，生怕漏掉这异乎寻常的谈话中的任何一个字。

“可是，冯·戈利德林格的儿子怎样当了红军？您又是怎样变成了科马罗夫？您，请坐！是的，您已经累了，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您现在很激动。”

“是的，我坦白地承认，我很激动。在我那并不算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真是变幻莫测。假如上校先生此刻有时间的話，我倒很想与您详细谈谈……。噢，请相信，我感到无比幸福的是——我终于能够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

“当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也同样激动。您甚至无法想象，这使我怎样心潮起伏，难以平静。我看到了青年时代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的儿子，我看到了如此忠诚的同事的儿子，而且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亨里希·冯·戈利德林格！”

“很久以来，我曾不得不忘掉这个名字，现在当您说出它的时候，就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的亲切和蔼的声音。而我，而我……”

亨里希激动得热泪盈眶，科肯缪列尔见此情景，马上递过一杯水来，年轻人一口气喝下去，激动的情绪才稍许平静下来。

“如您所知，上校先生，”年轻人接着说，“我的父亲济格福里特·冯·戈利德林格曾在谍报部门工作，当时，您也在这个机关里工作。一九二八年，遵照您所熟知的机关长官阿列克桑德的亲笔命令，我的父亲被派往俄国。当时我才七岁，可是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夏日的夜晚。在豪华的大别墅里，您站在一位美貌女士的身旁。后来，父亲曾对我说，这是您在维利盖利姆什特拉斯二十二号自己的大别墅里特意为他举办的告别晚会。在俄国时父亲又对我谈到这次在故乡举行的告别晚会，不知父亲说的这个地址有无差错？”

“您的记忆力真是太好啦！”别尔特·戈利德打断他的话说。“仿佛您的父亲和您——一个坐卧不安的顽皮孩子现在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虽然现在您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我仍然可以看出您幼小时的特征，在这次告别晚会上您曾使所有的成年人都感到快活。这就是我对您的相貌感到如此惊奇的原因。当然啦，济格福里特平时总是紧闭着的嘴在他那宽阔的面庞上显得太小了。和您父亲相比，您的眼睛更象母亲的。啊，对不起，我打断了您的话，这些回忆使我太激动了！”

“我请求您允许我再略谈几句有关童年时代的回忆。这些可以帮助您忆起我们分手之前的一些情景。您还能否回忆起我们离别故乡的时间是一九二八年，回忆起我的父亲以一名外国专家的身份前往俄国的情景？”

上校赞同地点头说道：

“当时，布尔什维克是乐于聘请外国专家的，那可是我们谍报机关的黄金时代。”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黄金时代转瞬即逝啦。我记得，即使在那个时候，也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因此，在护照上写的是斯

塔尼斯拉夫·扎列斯基，波兰国籍，而我当然也得改宗重受洗礼。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在出国之前有好长一段时间，父亲每天都教给我说，我的真实名字不叫亨里希，而是叫尤泽夫，姓扎列斯基，不是德国人，是波兰人。”

“简直是胡闹！把你也带到这样一个野蛮的国家！”

“您该不会忘记吧，我的母亲去世之后，父亲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他去俄国的目的不是为了完成某一项具体任务，而是尽可能的长期潜伏。”

“当时我让他把您留给我……”

“因为我在面前，所以你们的交谈十分小心谨慎，您还记得吧，我当时怎样放声痛哭，我又是怎样死死地抓住父亲的手。”

“啊，多好的记忆力！”上校兴奋地脱口而出。

“而您的夫人埃莉扎太太又怎样把你们二位痛骂了一顿。她身体好吗？愿她身体健康。”

“当她知道了我们相逢的消息，她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请您转达我对她的衷心问候。还有您的女儿，我曾经使她十分讨厌，我常常揪她的小辫子……金发小姑娘洛拉……”

“噢，洛拉现在已经是快要出嫁的大姑娘啦。时间呀，时间过得真快！”

上校此刻感慨万端。只是由于副官在场，他才竭力克制住了想谈自己的爱女洛拉近况的愿望。上校用他的意志力驱散了这种感情的诱惑。他的面部表情又变得象平时在俘虏面前那样不可捉摸的平静。上校认为保持这样的面部表情是工作的需要，如同穿上军服就必须扣好所有的纽扣一样。

觉察到对方的情绪发生的变化，亨里希就再没有触及容易动感情的插曲。

“我耗费了您不少时间，上校先生。现在我想简单谈谈我将在详尽的书面报告里要写的内容。父亲起初是在顿巴斯作电气工程师，后来被调到了乌拉尔。到了一九三〇年，照俄国人的说法，将他“投入”了大型水电站的建设。您知道，上校先生，正如父亲后来对我说的那样，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父亲和您保持着直接的无线电联系，同时还通过我们的谍报网进行通信联系。”

“绝对正确！”上校肯定地说。“我们之间的联系是最紧密的，我们彼此都很满意。”

“一九三四年，我们遵照上级的意图，要求调往远东。这时父亲已经加入了俄国国籍。”

“这些我都清楚。”

“调到远东之后就中断了同您的直接联系。一切联系都改用了您所了解的特殊……”

别尔特戈利德默默地点了点头。

“从一九三七年开始，我积极地帮助父亲工作。他教会我如何将情报译成密码，把收到的密码指令翻译出来。”

“象济格福里德这样富有经验的谍报人员，这样做未免太轻率了！”

“可是您要知道，上校先生，父亲的工作实在太多了，但是没有助手。”亨里希替父亲辩解道。“他同时也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德意志的爱国者。他清楚地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不会泄露他的秘密。”

“说下去，说下去！”上校赞赏地说。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到了一九三八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苏联肃反人员发觉了通向接头地点的踪迹，逮捕了几名谍